

韓

復

槩

與

馮

玉

祥

(上)

王念康

永平秋操實彈革命

韓復榘少年時期在家鄉闖了禍，連夜逃離家鄉，千里迢迢跑到關外去從了軍，在清軍第二十二鎮當上了一名二等兵。

當年二十鎮（師）的統制官是張紹曾，參謀長劉子清，第四十協（旅）協統潘承楹，第八十標（團）標統范國璋，第三營管帶，便是韓復榘的老長官，「倒戈將軍」馮玉祥。

從軍後，韓復榘和張紹棠便被送到關外新民府，二十鎮的駐防之區，方才抵達，便開始了十分嚴格的訓練。因為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一）八月，二十鎮就要參加永平秋操了。永平秋操係在直隸永平府舉行，永平府包括河北盧龍、遷安、撫寧、昌黎、樂亭、臨榆六個縣，和一個灤州，恰好在山海關以內，府治設在盧龍，民國以後即告廢去。——按照清廷的預定計劃，永平秋操分為東西二軍。以光緒皇帝的胞弟，貝勒載瀾為大元帥。東軍總統官馮國璋，副總統官第六鎮統制吳祿貞，第二十二鎮統制張紹曾。西軍總統官舒鴻阿，副總統官哈漢章和田獻章。最妙的是，清

廷舉辦這一次大演習，連雙方勝負誰屬，進退日程，全都在事前安排好了。由於西軍統帥是滿人，東軍統帥是漢人，所以清廷硬性規定：八月十九日東、西二軍開操，十九日滿人的西軍先敗，退守石伏寺莊。二十一日西軍再受挫，退保古冶。二十三日滿人的西軍便轉敗為勝，漢人的東軍直退坨子頭、栢樹莊。二十四、五、六日議和，二十七、八兩日閱兵，二十九日宴會、罷操。

清廷規定西軍勝而東軍敗，用意在於顯示滿人強而漢人弱，藉以耀武揚威，鎮壓革命。可是，漢人的東軍之中却有許多激進的革命份子。他們正在醞釀一項祕密計劃。那便是在秋操時全軍官兵一律裝上實彈。不但無理清廷的預定勝敗計劃，而且他們要痛殲清軍，實施武裝革命，一鼓作氣打進北京皇城去！

韓復榘窮途末路去投軍，算是給他趕上了一场大熱鬧啦。

利用秋操武裝革命的祕密計劃，係由二十鎮的革命同志，和第六鎮統制，同盟會會員吳祿貞，和另一位同盟會員第二混成協（混成旅）協統藍天蔚所共同籌商決定。很可惜的，由於事機不

密，終被清廷所發覺。於是立即採取緊急措施，用釜底抽薪之計，決定不使吳祿貞的第六鎮官兵參加。二十鎮呢，則以第七十八、七十九兩個標的官兵為主體，並且選拔標（團）級以上軍官，參與其中，合編為一個混成協。換言之，便是由一個師的人馬，縮減為兩個團。

然而，湊巧之至，第七十八、七十九兩標官兵之中，偏偏革命份子最多。連二等兵韓復榘、張紹棠都受了感染，成為革命份子，他們的頂頭上司：八十標第三營管帶馮玉祥，却更是革命份子的中堅人物，身為軍中祕密革命團體：武學研究會的幕後主持人。還有七十九標第一營營副王金銘，第二營營長施從雲這兩位更是往後不久灤州起義失敗，被清吏逮捕斬首的辛亥年革命先烈，韓復榘和張紹棠，也就成為了武學會中的會員。

乍出關，到新民府，受過一個短時期嚴酷的訓練，二等兵韓復榘又要隨同二十鎮八十標三營開拔，從新民府坐火車到灤州，參加永平秋操。然而，臨到火車升火待發之時，時在宣統三年陰曆八月十九日，西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暮的

消息傳來，辛亥革命，武昌起義。清廷登時嚇慌了手脚，下令續發部隊立刻停止行進。馮玉祥和他的那一營官兵又下火車，被截留了下來。第七十九標王金銘、施從雲、和張建功的三個營，却由於是先頭部隊，已經到達灤州了。

馮玉祥在瀋陽參加過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所召開的緊急會議，被巡防營五路統領張作霖，用毛巾包了一顆偽炸彈，把在場力主獨立易幟的革命份子全給唬住了。趙爾巽有張作霖保駕，悍然決定「保境安民」，使東三省獨立化為泡影。

此時，清廷竭盡全力，分化並且消滅北方革命黨的力量。第六鎮統制官吳祿貞在石家莊遇刺身亡。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調任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。第六鎮歸於反革命派掌握，第二十鎮官兵則被東調西遣，整得四分五散。韓復榘所屬的第八十標被調到山海關內的海陽鎮，防範革命軍登陸。八十標的第一營王石清部居右，第二營鄭金聲部在左，第三營馮玉祥部派在中央後方，充作預備隊，韓復榘乃是其中的一名小兵。

王懷慶狡計脫重圍

馮玉祥一到海陽鎮，王金銘便自灤州夤夜來訪，商訂了灤州和海陽鎮在烟台民軍登陸秦皇島時一致響應，佔領山海關，分向奉天（瀋陽）和北京進擊的革命方針大計。可是，當王金銘回到灤州準備積極佈署。革命同志白雅雨却先已自天津趕到，他因為南北和議行將破裂，革命軍情勢危殆萬分。亟於發動華北起義，遙為南方革命軍

聲援，同時有以震懾安居北京的清廷。所以他一到灤州便虛張聲勢，大肆宣傳。王金銘、馮玉祥和他們的行動猶待保密。白雅雨和灤州同志們却在灤州街巷遍貼起義文告，公開聲討清廷。因而使乍回灤州的王金銘大驚失色，手足無措。終以形勢無可挽回，乃有灤州師範學堂召開緊急會議，會中一致主張破釜沉舟，立即起義。

於是，十一月十二日，灤州宣布成立北洋軍政府，宣佈獨立，以王金銘為大都督，施從雲為總司令，白雅雨為參謀長。當晚聯名發出通電，全體主張共和。

檄文發佈後，清廷為之大震。那時候袁世凱已經由清廷開復起用，到了北京。他知道通永鎮守使王懷慶，和王金銘的哥哥王金鏡，施從雲的哥哥施從濱，拜過把子，是義兄弟。就派他到灤州去疏導撫慰，企圖利用私人感情，使王施二人打消起義獨立之舉。王懷慶奉命以後，輕車簡從，直到灤州軍營。王金銘、施從雲念在舊誼，倒也親自出迎。可是王懷慶見了施王二人，劈頭一句就說：

「你們做得不對，不該這麼亂來！」

王金銘却哈哈大笑地回答他說：

「王大哥，您來得正好，正好幫着咱們幹。

我已經向同志們宣佈過了，把我的大都督讓給您。您不幹也得幹，否則，您休想走得了。」

施王二人把王懷慶讓到辦公室裏，辦公室裏已經聚有許多革命同志。他們見到了王懷慶，立刻將他團團的圍住，爭先恐後，慷慨激昂的陳說利害，唾以大義。可是狡獪成性的王懷慶却始終

置若罔聞，緘口不語。這時候，便惱怒了一名排長張振甲，霍的拔出手槍來，頂住王懷慶的胸口，高聲說道：

「你要不幹，咱就開槍！」

王懷慶的臉色頓時就變了，他扮上了笑臉，向在場的革命同志說：

「既蒙列位抬愛。我也祇有勉為其難，追隨各位，幹一場轟轟烈烈的事業！」

同志們信以為真，不虞有詐，聽了王懷慶的話，馬上就爆起了熱烈的歡呼：

「王大都督萬歲！」

「走！咱們都進城去，擁護王大都督，登台拜將，宣誓就職！」

革命同志們簇擁着王懷慶，走到軍營門口，軍官騎馬，目兵徒步，組成一個浩大的行列，直奔灤州城去。殊不知，王懷慶心懷鬼胎，一路上都在想着脫身之計。臨到灤州城北紫金山，縣城業已在望。施從雲、王金銘為鄭重起見，先行帶隊入城，預事佈置宣誓就職場地，而命第三營管帶王建功負責護送。於是，王懷慶便把握時機，在馬背上和王建功竊竊私語，許以重利，要王建功倒戈反向，重新投入清軍陣營。這王建功也是見利忘義，反覆無常的小人，他居然就答應了。於是，二王互奸立刻便串演一齣雙簧來。王懷慶一面勒緊韁繩，一面暗踢馬腹，馬匹一疼，又跑不開，便踢足長嘶，亂蹦亂跳，王建功伴問：

「大都督，您的座騎怎麼啦？」

王懷慶便故意提高聲浪答道：

「我這匹馬是生口，野性未馴，大家快走開

些，不然會出亂子！」

衆人一聽，自然而然的勒馬後退，讓出一個大空檔來。王懷慶一見有機可乘，連忙放鬆韁繩，再猛加一鞭，便潑喇喇的往西飛奔。革命同志眼見王懷慶開溜，上了他的大當，當下就拉開嗓門大喊：

「追上他，別讓他跑了！」
「追不上，便斃了他罷！」

二等兵當上了司令

當時，施從雲、王金銘走在前頭不遠，聽到後面人聲鼎沸，情知有變。施王二將立即帶隊同奔，從斜刺裏穿出去追趕王懷慶，可是王懷慶是騎兵出身，騎的又是一匹駿馬。革命同志一時無法趕得上，王金銘立命所部的神槍手黃雲水連開數槍。只是，王懷慶早已跑出馬槍的射程以外，再也打他不到了。

跑了個王懷慶，革命同志又是懊惱，又是氣憤。大夥兒都到灤州城裏的軍政府集合，舉行緊急會議。會中羣情激昂，士氣如虹，一致主張一不做二不休，先發制人，立刻組軍進襲天津，直搗北京。當場推舉了各路帶隊官，將校目兵，一律平等，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從此決定了如下的人選：

中路司令 石敬亭
右路司令 鹿鍾麟
左路司令 韓復榘
騎兵司令 張之江
騎兵副司令 張樹聲

後援軍右翼司令 鄭金聲

左翼司令 王石清

軍法處長 陳濤

警務處長 張注東

交際處長 歐陽藩

軍務處長 凌鉞

敢死隊長 熊朝霖

謀報隊長 李子峯

這其間值得注意的是：七位正副司令，和四位處長兩位隊長，除了韓復榘是一位列兵以外，其餘的全是軍官。由此一點也可以想見：韓復榘韓老二在二十鎮裏一定很得人緣，而且奔走革命，想必幹得也很起勁。還有一層，革命軍的陣容，表面上看誠然聲勢浩大，可是實際上能够拉得動的隊伍，只有施從雲和王金銘的兩個營。

領軍將校選出，革命軍正待誓師出發。然而，王懷慶實在是大狡詐，他一逃到開平，便打電報到秦皇島，要秦皇島上的清軍軍官，拍了一個假電報給灤州的施從雲和王金銘等，在電文中說：

「南軍政府派來兵輪三艘，載革命軍北伐。請濶軍暫待，俟南軍由秦皇島開到後，增厚兵力，共取天津。」

這一封假電報果然把施王二將騙到了，二營革命軍立刻中止進發，專等秦皇島方面的「南方革命軍」開到，兩軍合在一處，直薄津京。他們全然不知業已中了王懷慶的緩兵之計，王懷慶在發過偽電報以後，迅即將他所部之准軍馬隊第四、第五兩個營，部署在北寧鐵路兩側，預作防堵。然後即致電北京，報告袁世凱，指陳灤州革命

軍終將出諸一戰。袁世凱正在挾清廷以抗民軍，倚民軍而脅清廷，企圖利用鷸蚌相爭之局，漁翁得利。因此，他又詭報軍情，把灤州兩營革命軍的聲勢說得如火如荼，造成北京城裡的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同時，他又在暗中調兵遣將，打算一舉盡殲革命。十一月十五日電令第三鎮統制曹錕，指派第六協協統陳文運，親率第十二標汪學謙火速馳往開平，歸王懷慶指揮痛剿。十六日下午五時，陳文運便率隊乘火車抵達。王懷慶見援軍已到，先將他自己的騎兵後撤，再叫陳文運帶的一個標（團）換防。陳文運一共帶來了足額的三個營，還有兩連砲兵。王懷慶還怕不是革命軍的對手，又下令將鐵軌拆去一大段。

當袁世凱、曹錕、王懷慶、陳文運星夜調兵，嚴密部署，業已完成了作戰準備。灤州城裡的革命同志，還在苦等「自秦皇島來援的南軍」。十一月十四日當天，除了領軍將校，又推選出如下的軍政部各部部长：計為祕書長周文海、民政部長朱佑保、軍政部長郭鳳山、外交部長孫諫聲、財政部長劉現雲、司法部長李億珍，和教育部長劉蘭圃。

張建功灤州叛同志

十一月十五日，華北革命同志和愛國同胞，在灤州大校場舉行規模盛大的集體就職典禮。宣佈灤州獨立，正式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。朱佑保等各部長、韓復榘等諸司令，還有各處處長，各隊隊長一體出席，宣誓就職如儀。當天灤州民眾歡欣鼓舞，額手同慶灤州光復，還我初服，又有

天津各國領事，推派俄國領事的代表前來道賀，承認民軍為交戰團體。王金銘、施從雲並款以盛宴，盡歡而散。在那個時候，人人與高采烈，意氣昂揚，誰也想像不到大禍即將臨頭。

就職典禮後，由王、施領銜，各部長各司令聯名，韓復榘當然也在其內，致電袁世凱、南方革命軍外交代表伍廷芳、京津各國公使、總領事，正式宣告獨立。在那一天，王金銘和施從雲，又給他們兩人的胞兄，時在漢口前線馮國璋部下，與武昌革命軍黃興、黎元洪作戰的協統（旅長）王金鈺、標統（團長）施從濱，革命軍方面的兩個弟弟，向清軍方面的兩個哥哥勸降說：

「現聞和議有決裂消息，果爾則大局不堪設想。此間業已宣佈獨立，千祈聯合前敵軍隊從速反正，主持共和。兄等為大局計，亦即為兄弟計也。專此奉聞。」

這也是辛亥革命時期，一段漏聞已久，今始補出的佳話，趣聞。

王金銘、施從雲等又在十一月十六日行誓師禮，檄告全國同胞：誓言：「即日振旅京津，廓清餘孽，俾大功克定，重開黃帝之山河；非種驅鋤，盡逐白山之苗裔。洗二百年來奇辱，會看赤日之重昇，拯大千世界沉痾，快搗黃龍而痛飲。用告同胞，咸使知悉。」——殊不知，大批清軍業已雲集開平了。

等到十一月十六日傍晚，革命同志方始獲得本軍偵探轉來消息，秦皇島拍來的電報是偽造的，開平鐵路沿線刻已密布清軍。同志們聽後益增憤慨，一致表示憤不欲生，直攻津京的計劃絕不

變更。因此，王金銘大都督下令全軍開拔，按照預定戰略：由白雅雨參謀長發號施令，派出如下四路革命軍：

第一路：以凌鏡所率領的敢死隊，會同王金銘攻佔天津直隸總督衙門。

第二路：熊飛隨同施從雲總司令，攻佔天津南、北兩段警察署。

第三路：以張良坤率領義軍一連，攻佔重要據點北洋造幣廠。

第四路：以參謀長白雅雨率領義軍一部，攻佔天津新車站後，加以固守。

臨出發前調兵遣將時，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先期選出的各路司令、副司令，如像韓復榘、石敬亭、鹿鍾麟、張之江、張樹聲、鄭金聲、王石清等等一概都不見了。原來，這很可能是馮玉祥的生平第一次倒戈，他眼見袁世凱、王懷慶有備，灤州革命軍必敗。在臨出發進攻時抽了後腿，臨時縮進了脖子，韓復榘等都是馮玉祥的部下，他把他們都召了回去，不再參加革命了。

馮玉祥臨陣抽後腿，張建功又被王懷慶所收買，灤州革命軍的命運就很慘了。出發之前，衆人正在軍政府內議事，驀的槍聲一響，接下來便是槍聲齊發，急如驟雨。原來是張建功所部叛軍，環立在灤州城牆上，居高臨下，集中火力向軍政府轟擊。打得軍政府裏的革命同志全無還手之力，唯有尋覓死角，或蹲或臥，避免給槍彈射中。這一僵持，居然便是兩個多鐘頭。等到槍聲漸漸稀落，革命同志們方自樓梯扶手逐一滑到樓下走廊，依同志們義憤填膺所發表的意見，就該衝

出去，先解決張建功所部。可是王大都督却說：「大敵當前，像這樣的自相殘殺，我實在是於心不忍。我們還是趕快到車站去，按照預定計劃，攻永平，拿下天津來。」

計議既定，可是軍政府陷於四面受圍，怎樣衝得出去呢？王大都督雅容鎮靜，指揮若定，他派出一批射擊高手，衝到門外。以精確的射術，壓制叛軍的火力。然後一面開鎗，一面奮力突圍而出。城牆上的叛軍當下便彈如雨下，併力邀擊，使得突圍的革命軍頗有傷亡。不過絕大多數都安全通過火網，一口氣衝到灤州車站，登上火車，鼓輪疾駛。

馮玉祥海陽被扣押

當時，王大都督身先士卒，他和敢死隊隊員同在火車前列，其餘革命同志都在後頭車廂，全軍共約七百餘人，還有一部份革命同志先已在灤州城裏壯烈犧牲了。午夜十二時許，壯志凌霄的革命軍列車從灤州車站，方只行駛十五華里，轟然一聲巨響，列車出軌。王大都督連忙下令同志們躍出車廂，伸手不見五指之中，槍聲四起，革命軍立即伏地還擊，原來是革命軍和清軍探訪隊譚慶林部遭遇上了。探訪隊是清軍斥候，人數不多，當然不是七百餘名出押猛虎革命軍的對手。於是漸呈不支，譚慶林便躺在地上吹起停戰號來。詎料這一陣號音引起了革命軍的誤會，以為清軍是要投降，因而也就喝令停火，居然又讓譚慶林誤認係革命軍降龍罷戰。正好在這時候，清軍協統陳文運等聞訊帶隊趕到戰地。

這真是一次極其不幸的天大誤會，革命軍歡聲雷動，王金銘、施從雲昂首挺胸，直赴清軍陣地，接受「投降」。他和陳文運等劈面相逢，展開了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，陳文運臉上驟然變色。

「把這兩個『叛賊』綁起來，就地槍決！」王施二將這才曉得他們是自投羅網了，兩位革命志士意態自若，從容就戮。槍聲響後，革命軍的七百餘健兒情知不妙，紛紛奪路而逃。驚天地泣鬼神的灤州起義，就此以悲劇終場。

灤州起義歸於失敗，出賣同志，按兵不動的馮玉祥，也並未能保全自己。由於清廷早已偵知馮是主謀之一，在灤州革命軍出動的同時，先就派人繳下馮的槍械，把他關了起來，還兩天兩夜不讓他進飲食。王懷慶還拍電報來命將馮玉祥處死。不過馮玉祥在部隊裏人緣還好，所以有許多代他向總統范國璋求情，范國璋怕犯衆怒，不想在海陽鎮殺他。便派一名跟馮玉祥蠻要好的執事官梁喜奎，帶幾名弁目，把馮玉祥押解到保定，交給保定知府處置。

梁喜奎把馮玉祥押到北京城，也是馮玉祥命不該絕。湊巧他的老上司、姻丈陸建章（馮玉祥的元配劉氏是陸建章夫人的遠房姪女），正自廣東潮州鎮守使轉任京防營務處，梁喜奎特地去求見陸建章，陸是袁世凱眼前的紅人，担得起這副重担，他當下就跟梁喜奎說：

「梁執事官，你是我的部下，馮玉祥也是我的部下，不但如此，你們二十鎮的長官：潘統制、蕭協統、范標統，也沒有一位不是我的舊部。

你現在把馮玉祥交給我，我自會讓你繳差。」就這麼幾句話，馮玉祥算是從鬼門關口逃了回來，他就此留在陸建章的身邊。

馮玉祥被扣押，被遞解，他那一千四百八十標第三營，所部官兵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革命同志。連馮玉祥都險遭殺身之禍，樹倒猢猻散，韓復榘等一幫人也就拔脚開溜，各奔前程，韓老二才當了一年多的兵，拿到手的薪餉隨手而光，他又開始流浪，困窘之狀不難想像。不過喜在這一次流浪的時間並不久長，從辛亥年底到民國元年壬子四月，他正在窮途末路中，便欣然打聽到老長官馮玉祥的消息了。

原來，馮玉祥在陸建章那兒躲了幾個月的豆芽，宣統遜位，國父讓「賢」，袁世凱漁翁得利，如願以償，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民國元年正月，經過一次北京兵變，使袁世凱痛下決心，重新編練備補軍。分爲前後左右中五路，派他的心腹愛將陸建章爲左路統領，下轄前後左右中五個營。他自兼中營營長，其餘的四個營長則爲後營大兒子陸承武、左營老幹部董士祿、右營爲親信龔廣翼，前營便是遠房內姪女婿馮玉祥。

馮玉祥復任營長，便奉派帶了中營前哨哨長（排長）宋哲元等，到河北景縣一帶去招兵。在景縣耽了七天，一營新兵全部招齊。往後的馮家名將曹福林、佟麟閣、劉汝明、石友三、過之綱等等，都是那一次招兵招來的。當年劉汝明將軍只有十七歲，就因爲他唸過些時私塾，能够讀書識字，便派二哨哨官（連長）劉子賓，擢升爲文案。（司書）。由此可見當年新兵程度之一斑。

結束流浪二度投軍

二十鎮逃亡在外的革命同志，聽說馮玉祥又在當營長了，開始絡繹的投奔於他。第一個趕到的是李鳴鐘，馮玉祥派他爲中哨哨長（排長）。到了元年四月間，韓復榘也聽到了馮玉祥東山再起的消息，他邀集了幾位老同志：谷良民、谷良友、張維璽一道去投奔，馮玉祥先命他爲後哨文案，不久改任什長（班長）。

一當上什長，韓復榘就能一個月拿六兩銀子的餉，他揣摩得透馮玉祥的脾氣。在北苑受訓、北京值勤時期，也很賣勁努力，因此他在備補軍中升遷相當的快。二年八月陸建章奉袁世凱之命成立警衛第一、第二兩個團，他仍舊援用陸家子弟兵的作風，發表第一團團長馮玉祥，第二團團長陸承武。馮玉祥便從老二營裡挑出一批老幹部，跟着他自己水漲船高，各升一級。因此韓復榘又從班長升級爲排長。

跟隨馮玉祥，跑到河南商水周家口去招齊了第一團的新兵，再押運新兵回北苑訓練。方才操演了兩個月，便被派到河南新鄉去剿一股戰戰五省，席捲萬里的巨匪——白狼。韓復榘跟馮玉祥從新鄉轉戰四方，到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，陸建章陞任第七師師長，將原有的警衛一團、二團擴編爲十三、十四兩個旅。第十三旅長是後來做過財政總長、國務總理的賈德耀。十四旅旅長便由馮玉祥坐升，韓復榘便也同樣的一年一晉級，他當上連長了。

北洋第七師奉袁世凱之命，由潼關西上西安

限令搶在白狼竄抵以前到達，佈陣堵擊。實則是袁世凱另有陰謀，他一俟陸建章的第七師全部開進陝西，便發表陸為陝西督軍，取陝西革命元勳張鳳翽而代之，陸建章算是又為老袁奪了一省的地盤。

韓復榘自此隨同第七師在陝西駐防，二年癸丑二次革命失敗，北洋軍勢力籠罩全國，袁世凱趁此機會大舉擴軍。陝西方面，他將先已入陝的張敬堯第三混成旅擴編為第七師。原第七師的兩個旅，改為第十五混成旅賈德耀，十六混成旅馮玉祥。至於陸建章的長公子陸承武，却反倒落了後，他權充督軍署衛隊團長。

馮玉祥一當上混成旅旅長，風光可就大不相同了。當時軍制，旅轄於師，混成旅却和師同樣的直隸陸軍部，明明的高了一級。更何況，一旅只轄六營步兵，一混成旅就轄有十營之多。

當年在馮玉祥的部隊之中，明眼人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出來。馮玉祥對他營級以上的幹部，大都不滿。除了他的參謀長宋子揚，是日本士官砲科畢業，學有專長，少校參謀蔣鴻遇，保定軍官協和第一期生，曾是蔡松坡部下的騎兵營長，還有速成軍官學校出身的上尉參謀劉郁芬，一團二營營長杜占鰲，二團一營營長陳正義以外，幾乎沒有一個團營長是他所滿意的。其原因正在於營級以上的幹部任用他做不了主，一個個都有後台，有來歷，而是一個個旅長馮玉祥所動不了的。

陞任混成旅旅長後，馮玉祥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他為了積極從事培養幹部，相繼設立了三個訓練機構：隨營幹部學堂、軍官教導團和

高級軍事訓練班，分別訓練低中高級幹部人員。中級幹部訓練出來，再派到次一級的訓練機構，訓練次一級的幹部，以次類推。所以，但凡馮玉祥所賞識的，往往都在這些訓練機構裡進進出出，受訓訓人，忙得不已。韓復榘很受馮玉祥器重，自也是其中之一。

若說馮玉祥生性狡獪，反覆無常。那麼，在

馮玉祥所有的幹部之中，學他學得最像，甚且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的，可能只有韓復榘和石友三了。在馮玉祥的部將裡面，韓復榘是和宋哲元、孫良誠、孫連仲、石友三，並稱五虎上將的。這五虎上將，也只有韓復榘，表面上最服從，私底下最刁鑽，他真能把老長官馮玉祥，耍得團團轉，整得非常慘。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英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 定價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郝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